林下筆記

三十二
卷之二十九
文獻指掌 九

林下筆記卷之十九

文獻指掌編目錄 九

擇守令

西北守令文武間差啓

經三甲守令者擬閫帥

曾經道臣不得爲守令

乞郡復舊

尊待萊伯啓

勑使作弊

勑使跟隨之濫

攔頭

仁祖辨誣

奏文諸文任撰進

瀋陽八包

燕卜之弊

弘濟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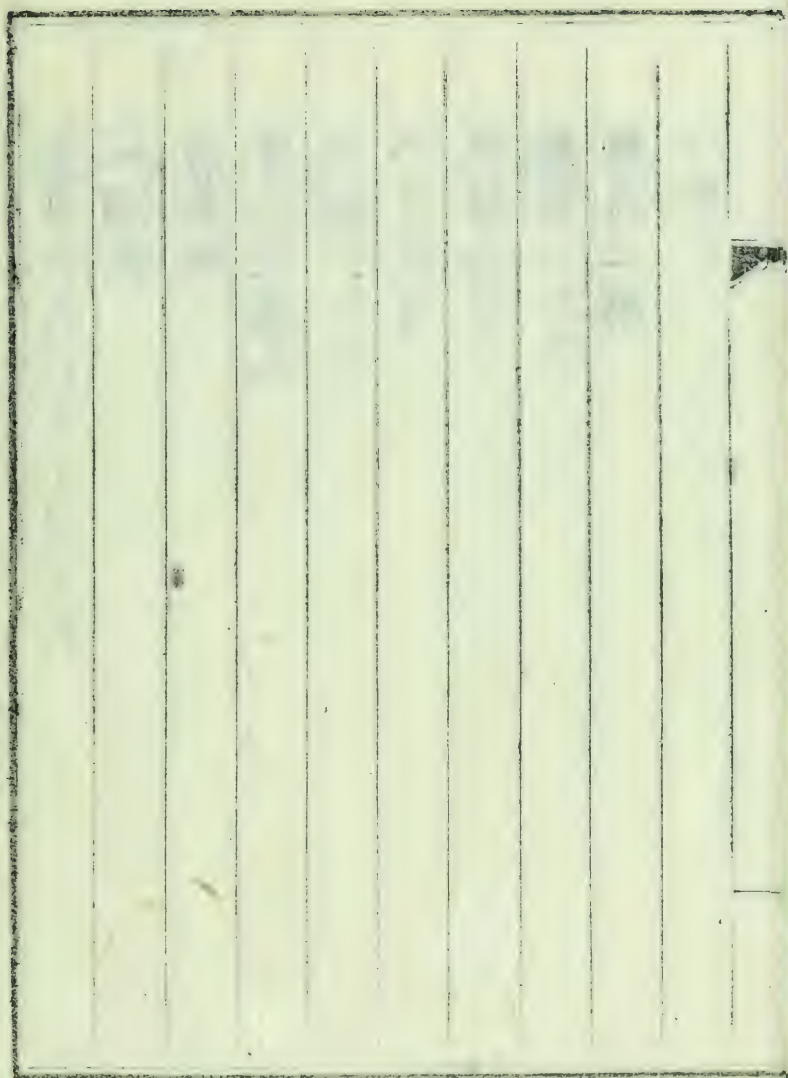
賫来新修明史

禁謗書見彼人

刷馬驅人之弊

赴燕寫字官

瀋陽使

三十員正官

林下筆記卷之十九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文獻指掌編

鷄林類事方言

天曰漢捺 日曰姮 月曰契 雲曰屈林 風曰孛纜 雪曰嫩 雨曰霏微 雷曰天動 鬼曰幾心 佛曰孛 一曰河屯 二曰途孛 三曰洒四曰迺 五曰打戍 六曰逸戍 七曰一急 八曰逸荅 九曰鴉好 十曰噎 二十曰戍沒 三十曰賓漢 四十曰麻兩 五十曰舜 六十曰逸

舜 七十曰一短 八十曰逸頓 九十曰鴉順
百曰醞 朝曰阿慘 午曰捻宰 暮曰占捺 今
日白烏捺 明日曰轄載 後日曰母魯 土曰轄
希 火曰孛 山曰每 石曰突 水曰沒 井曰
烏沒 草曰戌 花曰骨 木曰南記 竹曰帶
栗曰監 胡桃曰渴来 梨曰敗 雄曰鶻試 鳩
曰䳬 鷄曰喙𪃿 鵲曰渴則寄 鴉曰打馬鬼
雀曰賽 虎曰監 牛曰燒 犬曰家稀 猫曰鬼
尼 鼠曰觜 馬曰末 蟹曰慨 蚤曰批勒 客
曰孫命 官曰員理 遊子曰浮浪人 稱我曰能

問你汝誰何曰鏤箇 祖與舅皆曰漢了秘 伯叔皆曰了查秘 叔伯母姨妗皆曰了子彌 男子曰吵南 弟曰了兒 妹曰了慈 父呼其子曰了加 姑曰漢了彌 面曰捺翅 口曰邑 齒曰你 眼曰嫩 耳曰愧 胸曰軻 腹曰擺 手曰遜 足曰潑 洗手曰遜時蛇 鹽曰蘇甘 油曰蘇林 魚肉曰姑記 餅曰朴擧 粥曰謨做 飲酒曰酥李麻蛇 凡飲曰麻蛇 勸客盡飲曰打馬此 熟水曰泥根沒 冷水曰時根沒 珠曰區戌 鐵曰歲 麻曰三 絹曰及 布曰背 苧曰毛施

頭巾曰土捲　被曰泥不　鞋曰戚　襪曰背戌
針曰披捺　綿曰實　白曰海　黃曰那論　紅曰
眞紅　尺曰作　升曰刀　斗曰抹　船曰擺　席曰
曰薆席　卓子曰食床　扇曰孛采　梳曰秘　箆
曰頻帝　齒刷曰養支　盞盤曰臺盤　楪曰楪至
盂曰大也　匙曰戌　箸曰折　硯曰皮盧　弓
曰活　箭曰薩　劍曰長刀　畫曰乞林

無謂之稱

我國人稱中朝為唐盖以唐威久行於天下故也中
州兒物皆稱唐物如華語謂之漢語　唐時郭子儀

爲中書令故號郭令公乃尊稱之辭也我國以銀臺
爲中書故呼承旨爲令公而通政以上通稱令公近
又不曰令公而曰令監至於書詞亦用之殊無意謂
又我國鄕語最不可觧者謂御膳曰水剌謂内官曰
薛里以卑稱尊曰進賜以奴稱主曰上典奴婢收貢
者謂之達化主此則因胡元達魯化赤而訛傳云又
今俗謂父曰阿父謂母曰阿㜷疾痛則呼阿爺驚恐
則呼阿母此則屈原所謂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
之義也阿㜷字出李長吉傳及崔致遠真鑑碑序蓋
本唐語也又行者之稱出自禪家蓋謂素食修行者

而國俗謂奴僕之爲主持喪者爲行者其服亦從僧
衣用緇色可笑也今士大夫家一從禮文奴僕並製
喪服而獨稱行者謂之行祭奴則非矣董越朝鮮賦
父曰阿必母曰額㺓先世嘗兼文武之官者謂之两
班判密直李邦海美姿容風標動人生四子仁富光
富春富元富皆爲宰相時人歆艶生子皆願似邦海
故後世凡男子皆稱似邦海

先賢不名

文忠公李齊賢年十五未㛰登第時齊賢聲名藉甚
舉世皆呼益齋而不名逸士金時習五歲能作詩時

稱神童目之曰五歲而不敢名宣祖壬寅議定前代忠賢致祭之文式於鄭夢周欲稱高麗侍中鄭公之墓而不名禮判李廷龜啓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爲賢者屈聖帝明王之盛事鄭某有功於斯文且於本朝有不臣之義豈當唱名於墓前從之

幼學之稱

我國應舉儒生稱以幼學者不知昉於何時而其義則蓋取諸曲禮孟子也蹭蹬科場者年過四五十猶稱幼學已無意義又有俗說生稱幼學死稱學生者舉子書四祖其父若祖生而無官則必謂之幼學謂

其父祖爲幼學豈不可笑之甚乎俗說又有登司馬者生稱生員進士死後方加成均二字書四祖者或以祖父生存而書曰成均生員進士則見者大為忌諱亦甚可笑也今見正統元年刊行三體詩卷末記校正人姓名有曰成均生員姓某者三人可知俗說之訛謬特近世為然也又見宋書有蔡幼學者字壯行甫者可知中國無幼學之稱也

葌布之稱

我國以葌謂太以綿布謂木通用於公私文書便作不刊之名終不改易矣綿布以木綿花織成則謂之

木近似而以菽謂太則甚無意義此如楚人以乳謂穀以虎謂於菟宋人以鼠謂璞江淮之人以毋謂社自古方言俗名此類頗多然穀與璞猶是物名而換稱太字本非物名作爲物名此尤未可曉也

使倭遇賊

太宗九年朴安信奉使日本路遇海賊抽刃入船抄掠行具人皆畏讋莫起安信踞胡床從容指揮賊不敢近一行賴全

倭王問正朔年號

世宗二年宋希璟奉使日本倭王問使陪來何年號

對以永樂書來矣王曰使若不遵龍集日本僞号年號則必無生還之理希璟毅然不屈曰吾等雖死御書何敢改乎倭王知不可強禮遣之上名見便殿令一行歌詠

倭人聞通信使才名

世宗二十五年申叔舟使倭倭人聞其才名求詩者坌集叔舟下筆不停語皆驚人爭相傳誦還道遇颶風衆皆蒼黃失措舟中有贖還被擄女人孕婦海上所忌皆欲投此女叔舟堅執不許曰殺人而求活吾所不忍大丈夫當遠游四方以蕩襟懷乘此風濤渴

泊金陵館見山河文物之盛亦一快也意氣自若俄而風定完船而歸叔舟留舘日留心故實廣加採探詳記日本風俗之美惡山川之夷險甲兵之强弱財穀之豐嗇及歷代交聘儀文古跡編爲一卷名曰海東諸國記行于世

使倭不入梅林寺

世祖朝鄭誠謹嘗奉使對馬島所經有梅林寺頗淨潔衆共請一往宣尉誠謹不可曰我已坐想淨掃禪房中堂焚香庭列橙橘薝蔔不過如是耳與我國寺刹何異終不往觀及至島主憚於出門祗命誠謹踞

胡床瞽令祗命如儀及設宴島主之展敬不過盡扇
珮刀握椒辦香耳盡取一行所得合封一器臨發還
授償倭送于倭主處其後島主特送人以其物來請
分與之上從之誠謹啓曰臣在彼不受到此而受前
後異心上不能強還授而送

圓覺寺

光廟京城創圓覺寺塑立佛倭使見之曰凡佛皆坐
而此佛立焉是行之象也寺其不久乎燕山時毁是
寺黜佛於外

平秀吉代關白

宣祖二十年倭遣橘康廣来聘日本有天皇僭號紀
元而不預國事國事聽於關白關白稱大將軍或稱
大君以皇王同稱故關白不得稱王源氏為關白二
百餘年而平秀吉代之聲言我使每至朝鮮而朝鮮
使不至是卑我也遂使康廣来求通信書辭甚倨有
天下歸朕一握之語康廣之還但答其書契而稱以
水路迷昧不許送使橘倭之来也上以日本乃簒弑
之國不可接對其来使當以大義開諭還送命從二
品以上議其可否皆以為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義
使臣當依例接待從之

通信使之始

宣祖二十一年倭使平義智玄蘇求信使通好義智者日本大將軍行長女壻也爲秀吉腹心對馬州太守宗盛長世守馬島服事我國時秀吉去宗氏代以義智詐言義智乃島主之子也熟諳海路欲導信使之行故遣來而實欲探試窺覘也僧人玄蘇及平調信從之玄蘇謀士調信勇將也以吏曹正郎李德馨爲宣慰使儐接入京義智年少鷙悍他倭畏服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欲邀信使與俱先是損竹島之後捕得倭口言我國邊氓沙火同者叛入倭中導倭

爲寇朝廷憤之至是議者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許通信以觀誠否上從之乃使館容諷之義智即遣平調信悉捕朝鮮人之在國中者來以示信翌年刷還被擄人金大璣孔大元等一百十六人又縛送叛民沙火同及丁亥賊倭緊時要羅三甫羅望古時羅三口曰入寇之事非我所知乃貴國叛民沙火同誘五島倭搶掠邊堡今故捕致聽貴國處置乃懇我使修好上親鞫沙火同斬於城外引倭使賜宴義智等皆上殿進酌而罷時通信之議未決柳成龍請速定議勿致生釁從之二十三年以黃允吉爲正使

金誠一爲副使許筬爲書狀官車天輅爲從事官以送之到對馬島倭使未及来迎允吉欲不待而發誠一曰常倭徃来尚必有接待之臣况本國信使而無迎護之行乎聞彼差官以海路多阻未免中滞若不待而發不惟自處不重彼將以宣慰有無爲不関安知後此援例仍廢乎允吉堅執不聽後聞平行長果以宣慰使待風一歧島矣及平義智邀使行遊觀國分寺義智乘轎歷階誠一謂允吉曰彼敢陵轢我即起還舘義智怯問之譯官陳世雲以疾作對誠一對倭使杖之曰汝不能援據典禮折其悖慢顧乃權辭

以求媚耶義智歸罪擔夫而斬之匍匐入謝及至其
國都上使書狀仍前褻服而入副使曰奉使禮服敬
王命也在本國尚然況入異國之都乎上使書狀謑
以關白出外不聽副使獨禮服而入倭都士女傾國
出觀至於宮娃達官咸聚皆於副使前跪膝叉手書
狀始悔之及講定見關白一節許筬以為當拜於庭
下金誠一以為當拜於楹外數日不決誠一問玄蘇
曰貴國諸官見關白時拜於庭下乎堂上乎答曰同
是天皇之臣何庭拜之有又問都船主琉球使臣行
禮事答曰陞堂誠一曰日本諸臣見關白時本無庭

拜之禮琉球小國之使亦已陛拜則其不使吾輩獨拜於庭下在所不問矣盖玄蘇輩業已庭拜於我國故慮其或欲與之相方先爲微諷而逆閉其途玄蘇等将其意通于関白遂定楹外之拜傳命以後所荅書契悖慢退令改修倭人以修書者辭不達意爲觧畧改數處終不改撰誠一却不受允吉等恐惹釁端徑受書契誠一爭之不能得乃還其書契曰日本國関白奉書朝鮮國王閤下寫書薰讀卷舒再三吾國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

域遠島悉歸掌握云云李晬光曰在前奉使日本者鄭夢周申叔舟最為倭奴所服至今稱之不容口頃年黃允吉金誠一同使日本倭酋桀驁事多不測黃畏怯每事依違而金性剛守正不撓倭甚敬憚之蓋雖異類而是非之心亦不泯也

惟政通信

宣祖三十七年倭来求通信命僧惟政往報仍探賊情惟政前在清正營中槍釼列立數里談笑自若了無怖色倭人敬之若神明至是加禮厚待惟政刷還我國男婦三千餘人

倭人肅拜

仁祖十六年對馬島主差官來到東萊講定節目且請行肅拜禮於堂上備局啓曰肅拜之行於庭下天下通行不易之典行於堂上決無此理我國使臣承上命奉國書而往関白許以優禮已成舊例禮曹文書亦是國書賫去差官與奉命無異又無受職之事今此差官乃是島主所送不可與奉命使臣比而同之肅拜之禮初出於受職人謝恩之禮常時徃来差官不必行之非受職者則勿爲肅拜爲當

倭使詩

正德壬申倭使到京得病詩曰東國館門外四屛山暮春塵埋床下屨蛛網架頭巾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滄波萬里客惆悵未歸身都下咸傳誦焉以今觀之兩聯唐末病僧詩也

倭國僭號

倭國僭有年號舊矣而不敢顯書於關通我國文書中自丙子以後遽以爲甬國旣奉淸國年號我之年號亦宜下於淸國乎遂肆然書送朝議或以爲不可受而相臣崔鳴吉以爲不必與彼較遂受之

倭書犯御諱

景宗二年日本嚴丸送使書啓中誤犯御諱政院請推東萊府使尹錫来使之責諭改納錫来以為自天啓丙寅以来倭人書契中犯此御諱者無慮數十餘度今若猝以犯諱爭執則狡倭亦必有言事極難處云云廟堂回啓以為曾因故判書閔鎮厚所啓德宗大王初諱不為諱避於公私文字則今此書啓中犯諱字乃是宣祖大王初諱與正諱有間故前後書契之犯此諱字者本府輒為上送朝家亦不致責者似由於此今不必使之改納矣從之

關白生孫告慶

英宗十三年閔白生孫告慶李光佐啓曰取見備局及禮曹謄錄則倭國告慶不過三次一則閔白生子時也二則閔白立儲時也而至於生孫告慶曾無前例無前例之事東萊府使之不能擄理防塞誠極未安商確於諸堂上則皆以爲事當許施等是許也不若初頭快許之爲愈云吏曹判書趙顯命曰此等無前例之事開路誠難而此則似無日後旁照引例之弊與其終不得不許莫如初許之爲愈也上曰閔白生子在於未承襲之前則今此生孫後告慶者不是異事且以八代後始有之慶爲言而我若無接慰之

擧則非待隣國之道待其大差倭出来依乙巳例接待事分付

儐接倭使之例

舊例我國之接待倭使也若國王使臣来到則上於正殿二度接見禮曹亦二度宴饗諸殿巨酋送使及對馬島特送則上於便殿一度接見禮曹二度宴饗常倭則禮曹一度宴饗而已禮曹之饋倭野人時堂上三人皆被繡文禮服禮賓設宴樂官奏樂

國書式

國書式左邉書奉書右邉書日本國大君殿下初稱

日本國王崇禎丙子因其請改稱大君肅宗朝辛卯改稱國王己亥又改稱大君合衿處書朝鮮國王姓名謹封封内舊稱不宣肅宗朝辛卯避関白名改稱不備

若君禮單

関白之子稱若君舊無贈若君之例崇禎壬午馬島倭以関白晩得一男来請賀使又乞以禮單書契賜若君朝廷許禮單而不許書契肅宗辛卯以関白子未定封請除禮單遂為後例

接慰官

倭使時差京官往接稱宣慰使至仁祖己巳李行遠之行改稱以接慰官後又有京接慰鄕接慰隨差倭爵秩高下而異

三壯觀

成宗二年琉球國王尚德遣上官人信重進香信重謂譯官曰今有三壯觀慶會樓石柱刻畫飛龍倒影於碧波紅蕖之間一壯觀也鄭相昌孫風標玉色輝暎朝著二壯觀也禮賓官李淑瑊醉畫杯宴快瀉大鍾三壯觀也

請勿送琉球咨文

肅宗四十二年宋相琦請勿送琉球國咨文疏曰琉
球觧送漂人之事往往有之而未聞有謝咨豈亦拘
於事勢難便而然耶葢我國之於日本則壤地相接
信使往来卽彼人所知無可諱者而琉球則不然隔
以重溟萬餘里萬曆以後近數百年曾無通問之事
今忽修書賫幣以示相好之意則彼之不致恠持難
臣不敢必也臣意則朝家必欲一致謝意則無寧使
賫咨官以早晚節使時欲付書契於琉球以謝其意
等語試先刺探於禮部且問琉球八貢之期在於何
時知其事情而来姑待後日亦何晩之有哉

與安南使酬唱

曺適庵伸赴燕與安南國使黎時擧酬唱黎詩云三韓見說景偏殊鴨淥澄澄水色秋知是江山詩思好還將句法效蘇州又曰馬辰遺俗古人殊世代相移度幾秋耨薩名官何意義知君禮制異中州適庵以書答曰耨薩本是方言古之雲鳥名官何義哉交趾豈駢拇之義耶黎又答曰郡之北有南交闕天阯山故名以交阯後誤以阯爲趾無怪乎君之承訛也

義興三軍府

太祖二年始置府兵名曰義興三軍府高麗末置都

捴制府專掌軍事亦有重房會議之規本朝開國初並罷之先立義興親軍衛至是改爲三軍府四年改義興諸衛號爲侍衛司先是三軍府事鄭道傳上書請改府衛之制至是命改西班官制五年命義興三軍府創舍人所各置六學教導官其兵學曰先計制勝之堂令大小臣僚暨閑良等人各以其子弟姪孫胥貝名保擧肄習文武之藝材成者各隨其高下擢用權近曰今三軍府卽古司馬之職也教以道藝且充宿衛各論其材而後爵之無非周官之遺意也且古者文武非二道居常則養之於禮樂敎化之中講

廟道義以明其理而成其德有變則用之於兵陣行伍之間奮勵勇烈以激其壯而成其功故前日所養之義卽後日所著之節上可以近君而薰陶其德性下可以近民而惠綏其生業內可以備宿衛之嚴外可以扞禦之固者皆由學問之力以基之也

新軍籍

宣祖八年頒行新軍籍李珥所撰東湖問答論一族切隣之弊曰今茲一有逃散之民則必侵其一族及切隣一族切隣不能支保亦至流散則又侵其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一人之逃患及千戶其勢必至

於民無子遺然後乃已也是故昔年百家之村今無十室前嵗十家之村今無一室邑里蕭條人烟㝵絶無處不然若不更張此弊則邦本顛蹶無以爲國矣欲革此弊則當下令四方之郡邑按其簿籍苟有流亡絶户輒削其名不侵一族切隣則國家所失只在於已逃者而未散之民則庶幾安輯矣休養生息户口繁盛則未充之軍額亦指日而可充矣又論役事不均之弊曰所謂正軍保卒羅將皂隷諸員凡百應役之類或立長番或分二番或分三番至六七番或不堪侵暴而逃竄或稍安業而自保同是赤子有何

彼此而使憂樂不同耶為今之計大臣與該司量度裁制截長補短務使一切之役皆得休番迭息均齊方正無有甚苦甚歇之弊則流亡可以還集而民無投屬厭避之計矣

軍政策

李珥軍政策曰足兵之道在乎養民而已古之聖王善養其民而兵不可勝用矣先王之制以邱乘之法為軍政居則為比閭族黨出則為伍兩軍師講武於蒐苗獮狩之際敎之以進退擊刺之節是則寓兵於農而民不知其為兵軍政之盡善者也

始置訓鍊都監

宣祖二十七年始置訓鍊都監教以浙兵技藝又置東伍軍於各道先是倭酋入寇上西狩龍灣皇明遣提督李如松駱尚志等救之柳成龍使所帶禁軍韓士立招募得七十餘人請教於駱將駱撥帳下張六三等十人爲教師習槍釰筤筅等技上命設都監以尹斗壽領其事車駕還至延安置一巨石令願募者舉以試力又令超土墻丈許能者許入未久得數千人立把摠哨官以領之習放鳥銃第其能否而賞罰之成龍請益募兵滿一萬置五營以李德馨判兵曹

兼管都監事武臣趙儆爲大將文臣辛慶晋李弘胄爲郎

火藥之始

柳成龍云高麗末唐商李元船到開城府禮成江寓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其奴厚遇之元教以煑硝法東國之有火藥蓋始於此

三手之教

始平壤之復也上詣謝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如松曰前來北將恒習防胡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繼光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上請見

其書秘之上密令購得於麾下人以示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實難曉卿爲我講觧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爲郎專掌質問于天將教以三手鍊技之法三手卽砲手射手殺手也部分演習悉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是年皇明教鍊游擊胡大受出來槩爲教三手請來也且於外方置東伍軍毋論良賤選壯充丁自是軍額頗增益矣又設砲手陞戶法每式年京外以精壯者抄上以塡元軍老頉之代每抄爲二百三十顯宗丙午罷京抄肅宗甲午又罷松都所抄他道則仍前抄上

養兵議

兵判李珥議欲養兵十萬以備緩急柳成龍以爲不可珥歎曰方今國勢不振久矣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辰之亂成龍常語於朝堂曰當時吾亦以爲擾民今而思之李文靖眞聖人也至是設三手粮又設砲保及軍餉保收米布以補養兵之用顯宗壬寅因訓將李浣議使砲保兩人各告一丁以補其役己酉以許積柳赫然言置別隊軍肅宗丁卯又以訓將申汝哲所奏自朝家募丁以除其自告壬戌罷別隊餘保四千移充餉保癸巳加定三千英宗庚午

均役後砲餉保並減半仍給其代設本局後五衛兵制盡罷獨存官名衛將及部將分番入直巡更而已

戰守機宜

柳成龍所著戰守機宜曰先儒云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孫子曰治衆如治寡我國為將者無一知其分數之法而每患軍卒之善潰夫束伍者衛統部部統旗旗統隊隊統伍之類是也蓋軍兵或千或萬以至十萬百萬而大將以一人之身領之若分數既明則如目之隷綱一綱足以統萬目如枝之附根一根足以連萬枝故一司統五哨則所號令者只五人

而已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統二伍故所統愈衆則所分愈細所分愈細則所察愈精在平時以此馭軍則將卒相維易於鍊習臨敵則以此節制所謂合萬人爲一心者故將帥苟知束伍則雖市井烏合之卒皆可敎鍊而赴敵如不知束伍則挽強超乘之士悉皆望風而迸潰以此知束伍一事爲軍政之大綱而其在於紀效新書者極爲明備苟得是書而依倣之其於行陣制敵之道思過半矣

內寺奴作伍

仁祖元年命抄內寺奴三分一充束伍軍以備徵發

沈光世疏曰我國無兵之故實出公私賤之多公私賤之多實由於平民許赴四科而賤不與焉故也國法奴婢從母而良女所生則從父歸賤行之二百年舉國幾無良人柰何軍額不縮乎三代之制國無遊民漢唐以來有身則有役我國祖宗朝法制除有蔭子孫外悉定軍保載在令甲光廟朝金宗直以學行名儒猶屬軍保官至直學尚且不免則其他可知今則外方品官尚皆閑遊非止其身又多庇護豈不寒心哉

仁祖二年始置御營廳癸亥李貴守松京募兵得二
百六十餘人選其勇健教以火砲名曰御營軍俾充
環衛廟堂啓請貴仍称御營大將使趙存性為副更
加募集甲子适變上降親征之教輦下士民咸願效
死朝議請以金藎國柳舜翼為御營贊畫使崔来吉
為贊理使韓嶠為扈衛副將屬貴麾下俾管編伍仍
察機務逮扈駕公山益抄近邑之業砲務得精銳還
都後屬之摠戎廳戊辰復置御營李曙為提調具仁
垕為大將設為一局專管教訓將士之供出自地部
孝宗壬辰李浣為大將始建軍營定保收布俾充養

兵之用部伍則曾有別中哨別三司之名肅宗丙戌改以一營五部金堉䟽曰此軍之設本非爲鉤陳之儲胥只欲用之於外也鋪張廣募數餘四萬編伍拔其尤而空租賦復其户而縮閑丁給其保而抽四五年來無處調用閑遊日久驕悍成習此類皆山尺逋民如不羈之馬出入京輦有害無益臣意則以爲屬之於各其道復户給保別其名號優恤鍊習凡有調發定將領赴則渠無備粮立番之苦國有緩急得力之效都監之兵專屬宿衛無變動則軍先定保無他虞矣

駕前別抄

仁祖丁丑以別抄武士隷本營盖初以㦸砲餘數及降倭子支選才而作隊者也孝宗甲午增額六十謂之駕前別抄

置摠戎廳

置摠戎廳節制南陽水原長湍三鎭軍務以李曙主其事設廳之初隷於都體察使而體府既罷只存摠戎使之號己卯具宏以摠使擇東伍軍精勇者千餘人名爲壯抄軍屬于訓局而敎習之孝宗丙申還屬于摠廳顯宗己酉以本廳之尚用權設印信命改鑄

以下令巡察使以下受其節制庚戌增置牙兵別設
把摠哨官肅宗丙寅摠戎使具鎰以本廳專管畿輔
兵而丙子後割屬於南漢甲子又割屬於江都無以
成軍容請於壯抄牙兵之外又以屯牙兵及保人並
與束伍餘額而合成三部乙未築北漢山城仍設經
理廳英宗丁卯革經理廳移屬本廳仍令出鎭北漢
句管山城事庚午命兼京畿兵使庚辰以外職之兼
帶籌司有碍官制減去節度之號甲申始備軍管五
部之制

設營將

孝宗五年命設營將於三南壬辰前後柳成龍屢上
劄請修諸路鎭管之制事竟未行至仁祖丁卯亂後
朝廷以各道哨軍守令領之臨難團結將不知兵議
置營將丁丑罷之使本邑兼察戊寅以內地竊發甚
多設討捕至是上以先朝舊制不可不復乃於兩湖
五營嶺南左右道諸鎭各置營將以統所管列邑兵
事

東伍軍數

肅宗十年大憲李端夏䟽曰我國東伍其數至於二
十一萬餘名而老弱相半一人又兼數役爲軍無一

利而使渠自備軍裝戰馬有頃則輒加刑杖此虐兵也非養兵也如此而望其兵之精乎臣意今就束伍元數中揀其丁壯十萬以其餘數各給保一名又有若干給復則可以措備軍裝三冬無事之時各邑守令試其放射猶可爲有用之兵矣倘有外寇十萬精兵若當一面雖勍敵可禦如或兵連禍結則亦宜盡民爲兵用古者遍境出師之法何止用此十萬兵也

吏奴作隊

三十六年始置吏奴隊於各道諸道束伍皆隷於營將列郡臨亂無兵可守先是因朝議以吏奴團束爲

伍而節目猶未具至是更飭諸道一遵成法又令以
其中有才藝者拔爲將校其後與驛卒及三局保人
並作隊英宗庚申以外邑弛廢不行申明舊制使各
成部曲教練如式三十七年備邊司良役變通節目
軍士物故則屍親即告官屍親有故則同里任掌馳
告守令即爲覗檢逃亡則里任馳告本官後頭頭人
及三切隣查問捧招以憑後考代定則尊位以下有
司色掌及頭頭人商議擇無役有根着者望報官家
而本里無閑遊之人則移送傍里又不能得則轉及
次里又各任掌必須擇差至於尊位宜定上副尊位

必以其里之表著兩班為上尊位閑丁望報專委副
尊位以下兩上尊位檢察里井時計家坐次第男丁
名數憑準帳籍又京外軍官旗牌官之屬亦為試射
考講見落者汰定軍役校生亦一年一度考講拔其
尤者充元額餘數以補軍額都事覆審時以其元額
案抽栍試講考勤慢其見落者亦使本官定役後以
額外取才陞補其代以額內外時存實數修正校案
兩書院西齋生依丁亥定奪大賢書員三十人賜額
處二十人未賜額處十五人亦並錄於校案末端又
各邑民戶軍額多寡監司詳察啓聞變通參酌移送

又京外各衙門軍門營將所屬各色不得直定待本額有闕方許新入而自本官報該衙門充定又頒分後闕額未充定一二名守令解由拘碍三名至五名罷職六名以上削職限内未充定侵徵隣族則守令罷職解由拘碍里正時任掌容私現發則副尊位以下刑推後無身役者降定其闕額偽逃偽故者自其本里代定則被簽之人必有搜覓現告之舉二名現告者特為許頉其役當身自現者免罪若發於代定者之口則治罪改定最苦之役

各軍門將士久勤

李光佐筵啓曰各軍門將士久勤調用之規古則以三十朔定式識者以爲三十朔太速無謂矣頃年改式六十朔自此官方有漸不知有驟遷之弊而第念六十朔內如教鍊官等苦役或身故或在喪未及遷轉者有之此爲可矜大凡叅下遷轉之規叅奉十五朔奉事十五朔直長十五朔合計四十五朔乃是恒法其外三十朔窠乃是別格非可爲例陵叅奉則雖六十朔以其一朔每得半仕故爲六十朔而實仕則乃是四十五朔也以此觀之四十五朔最是所可據各軍門久勤遷轉之規皆以四十五朔爲定式實合

事宜別軍職則待之自別依前勿拘朔數遷轉而其
外各軍門久勤之類則毋論緊歇間都目法亦勿用
一併以四十五朔方許遷轉事永為定式斷勿撓改
此後渠輩或有更生希覬欲復以三十朔者則嚴禁
勿施以四十五朔永久定式施行何如崔錫恒曰各
廳久勤之規依㮣下蔭官出六之例改定以四十五
朔似為依據如是定式固無所妨而第所謂間都目
云者軍門將校當次者其都目未滿朔數則不得遷
轉而至後都目則雖未滿朔差除遷將之謂也此則
當初定朔數後已成通行之典今若不為舉論則此

輩必皆落莫依前已行之例差送恐爲得宜矣光佐
曰四十五朔遷轉之規則依臣所達永爲定式乎上
曰依爲之

哨官之制

哨官旣是百人之長則必才兼百人而後乃可堪任
而如此之人今難一一求得然必擇人然後軍卒可
以歸心戎政可以修擧代頉陞降之際亦可無徵斂
之弊必以善弓馬習兵學指南者各別擇差該邑座
首首將官相議薦望幷以薦主報知營門監兵使營
將巡點時如有不堪其任者當身汰定相當役薦主

以誤薦之律論罪事定式

里正之法

英宗十四年公洪監司李宗白筵啓曰大抵里正之法自是美制而守令不能力行猾吏寅緣美法此法幾乎廢壞矣各邑歲抄每於冬間爲之故催科之政已擧道臣巡歷兵使習操又復相値詞訟方興公務紛然故草草彌縫皆歸塞責以此應頉者未頉隣族侵徵未有止息之時七月以後八月以前農事纔畢各務未開公私稍閒臣聞善爲邑者春夏之間察錄閑丁七八月必行歲抄故得無騷擾之弊矣本道簽

丁以七月擧行十月磨勘定式死者逃者則以該里即刻代定而公文未準者勿爲擧論老者實役四十五年者年滿六十一歲者考案覈出以春夏間所察得良丁七八月間從容充定亦令趁期磨勘而守令之不善擧行者啓聞後各別勘罪何如上曰依爲之

騎士之設

二十六年設京騎士以代海西騎士輪番之役先是黃海道有別驍衛別馬隊分隷於禁御兩營乙丑改號爲騎士排番遞上矣上深軫其獘特令仍屬於本道監兵使常時團束有事則徵召以京外出身試取

代定為三百人置將而領之

均役廳永减軍民納布

二十七年設均役廳永减軍民納布之半良保徵布盖為養兵之需而流弊濫觴民不堪命其来已久自肅宗朝屢講變通前後辭教至誠惻怛命設釐正廳而廷議矛盾卒不果行至是上臨殿臨門俯詢良役區畫給代之策以来否者毋見予也於是諸大臣請先設廳名曰均役仍使三公句管諸宰為堂上齊會講確軍布之舊納二疋者减作一疋仍命移劃各樣耗穀查括列邑漏結又罷諸宮房各衙門折受魚鹽

及所屬船隻良民之巧避簽丁竄情無屬者特設選武軍官使各其道每年試藝優者免布餘者徵焉並屬之本廳俾充其一疋所減之數

壯勇衛

正宗朝設壯勇衛初以局出身窠中武藝出身三十窠除出別設一廳尋增二十號壯勇衛漸置兵户房把摠哨官等窠

道薦之始

世宗二十年下教曰我國以科舉取士而無德行選舉之法如有士行卓然素聞於鄉者才藝特異見信

於人者諸道觀察使搜訪以聞

廉謹吏被選人

廉謹被抄人戶判安鉉右叅贊朴守良平安監司洪暹刑判趙士秀大成李蓂禮曹叅議李夢弼左承旨洪曇右承旨成世章大諫尹春年判校尹鉉左通禮尹釜掌令柳渾濟用正禹世謙司僕正朴永俊司僕副正任輔臣校理鄭宗榮副校理朴民獻工曹正郎李增榮司贍直長金夢佐等十九人叅宴大司憲李浚慶同知任虎臣周世鵬同副金鍾前大成李滉典翰宋贊部將許世麟軍器別坐安濟行司勇金彭齡

司宰正姜權等十人病不參宴外任被選人會寧李榮江界金洵羅州吳祥尚州申潛密陽金兩溫陽李重慶醴泉安從琠江陵金擴新溪俞彦謙金溝卞勲男韓山金若嘿知禮盧楨恭原辛士衡前郡守金龍文等十四人各賜鄉表裡一襲

薦李舜臣

李晬光曰李舜臣在武弁中名稱未著辛卯年柳西厓為相薦其可用以井邑縣監超授全羅左水使遂為中興第一名將噫今世豈無此等人特未有知而薦之者耳

薦鄭忠信

光州牧使權慄將募人送啓于行在人皆畏避知印鄭忠信慷慨請行杖劒徒步晝伏夜行穿過賊壘得達義州兵曹判書李恒福一見知爲英才留置幕下上命設科灣上以慰本道及扈從諸臣忠信捷武科上引見奬之曰年尚少俟稍長可大用

三公交薦任鉉才

三公李元翼李德馨李恒福交薦任鉉才略陞咸鏡南道節度使丁酉還朝天將楊元請得文武備具者與俱上指鉉曰非此人莫可特拜南原府使後抗賊

不屈而死

薦二儒賢

宣祖三十四年上命三公各薦學行士大臣李恒福以金長生申應榘等應命

薦張晩金應河

宣祖四十年西閫闕相臣李恒福重其任薦前咸鏡監司張晩爲平安兵使光海二年又薦金應河爲慶源判官

都元帥薦

備邊司都元帥薦兵曹判書柳希奮禮曹判書李爾

贍刑曹判書趙挺右賛成李冲知中樞張晩加望靑陵君金藎國同年赴援都元帥薦漢城判尹姜弘立知中樞張晩前同知金瑬弘立爲之

薦將才

仁祖二十一年上問將才大臣薦申景禛李浣上曰古人有見賤於鄕里而一朝崛起能成大功者又有時望素重而不能成功者不可徒取一時之名也兵曹判書李時白言有金體乾者臨事不避可屬一面嶺南朴敬祉湖西金汝水亦不可得者也上曰弓馬末也智略本也則足爲師者豈籍馳射之力

薦不次擢用

判府事金壽興劄薦大司成申翊相護軍尹趾完校理林泳佐郞洪得禹縣監趙相愚等不次擢用

濟州畫鞭壁上

李約東嘗爲濟州牧使及其遞歸只持一鞭旣已曰此亦島物掛之官樓島人寶藏之每掛於新牧使上官之際歲久鞭落邑人畫其跡於掛處以寓慕焉欲使後人效其清德又於渡海時船到洋中忽傾回幾危約東凝然曰吾行中無一物豈幕中人欺逸致令神明諭我耶初本州將士輩以約東曾薦儒將爲賫

一甲而恐知之則必却之潛附陪行褊裨於越海後
詮告至是皆以爲江神亦不欲浼公氷操有此異事
遂告以實約東乃投之水波定船行至今名其所曰
投甲淵

西北守令擇差議

光海三年李恒福啓曰當初西北守令差除命議于
臣者其意不過塞上守臣當責體臣之意也非欲擧
西北二面委之於別人而使銓曹不敢與論其政之
意也故北關六鎭及西路沿江之地則臣猶參議不
以爲嫌日月旣久至於內地並得與焉已失初頭本

意銓曹亦不免俗嫌續續啓請問臣有若勸令下問者然至于今日則蔭官守令亦令臣議薦大非當初下敎之意而於政體亦大有妨漸聞物議頗以爲未安越俎之嫌姑不暇論而蔭官賢否臣又昧昧無聞臨政掇拾風聞苟且塞責政體有妨物情不便乞令定爲近規六鎭江过外專責該掌使得各自相安

擇守令

仁祖十年許穆上疏曰守令之治職任甚重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皆係於守令故有守令之薦署經之法必用士大夫之族以存體面而重名器也近世

以來變亂旣多守令差除多出於賞功酬勞雜類庶賤皆得臨民仕路汚濁辱名器爲朝廷羞而散亂無政民不畏法未或不由於此

西北守令文武間差啓

景宗二年李台佐啓曰西北守令多以武弁差送故邊民思得文官昔先正臣李珥亦以間差文臣彈壓隣邑之意疏陳於宣廟朝故刑判李植當仁廟朝亦有乘障自效之請誠爲今日年少文臣所可法者請以三司出入人間差上從之

經三甲守令者擬閫帥

英宗四年李森筵啓李光佐北伯遆歸後以武弁必經六鎭三甲守令然後擬望閫帥事變通爲之矣近來廢不遵行矣上曰六鎭守令不以文官差送專以武弁差送此亦有不均之弊矣今後則武弁必經三甲六鎭守令然後擬望閫帥事申飭銓曹可也

曾經道臣不得爲守令

廿年敎曰朝廷重官爵外方正風化以曾經道伯之人復爲其道守令於朝廷有壞官方於外方有損風化今後曾經監司兵使者毋得除其道守令著爲式

兵曹言慶尙道之左右兵使咸鏡道之南北兵使宜

有區别只於該管下勿差上可之

乞郡復舊

二十三年趙顯命筵啓近以名官爲親乞郡之紛紜

臺臣陳䟽自上亦有筵教此後則名官有老父母者

必不敢爲乞郡之計雖無禁令與設禁無異也古人

有謂曰孝子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爲人子者蒙被國

恩位在侍從欲得一縣榮養其親者人情天理之所

必然也雖以求淂善窠爲不可然有勢力名官圖囑

銓官得除好邑者多有之則請於君父獨不可以得

好邑愛養其親乎其在聖朝錫類之道不可不曲遂

孝子之至情此後則勿以向日臺疏及筵教爲拘依
例陳情之意分付何如上曰卿言忠厚矣予亦有覺
悟者依爲之

尊待莱伯啓

二十七年金在魯筵啓新除授東莱府使南泰耆呈
狀以爲頃者以通信使往日本時見裁判奉行輩董
得納拜於極外館守倭及歲船差倭比裁判奉行尤
卑不過執賤役奔走庭下者而今將與之抗賓主之
禮毋論一己之羞亦似損傷於國體不可冒赴云諸
議亦以爲然而臣意則信行時我爲奉使之人故自

彼尊待萊伯時彼雖卑賤爲奉使之人而我以地方官待之故待以賓主之禮隨所處而各異未見有必不可赴之義矣上曰朝廷體面似輕矣南泰耆許適宜矣

勅使作弊

景宗元年戶曹判書閔鎭遠筵啓去勅之貪婪前古所無稱以渠將皇帝無前特恩而出來憑藉求索作挐操縱罔有紀極事勢有難一一防塞叅酌應副而計其所費則恰滿兩勅之需且聞今勅之貪慾比前尤甚云徵求之弊必將有倍而去勅則雖以特恩憑

籍今勑則已亥乙卯屢經吊祭之勑旣有接待之前例決不可一從其言凡干接待之事乙卯謄錄外不可有加之意分付遠接使使彼人預知此意不得作弊何如從之

勑使跟隨之濫

景宗二年備局啓曰即見勑使牌文中通官加數出來跟隨人至七十五名之多此是無前事勑使差備譯官例於遠接使下去時同為下直矣今番則先為罔夜下送趂勑使未渡灣之前依約條毋得踰越之意反覆爭難不至踰濫之患宜當從之

欄頭

在昔使价回還時一行負役所市物貨隨使雇車同時出來矣自己巳年間遼人胡嘉珮等十二人請設攔頭獨專雇利行留淹速唯意所欲致有還入柵推卜人衆雜還潛相買賣之弊且或穿包竊貨譸以見倫種種奬端逐年增加請罷欄頭依前各自雇載與使行同時出來允爲便益緣由咨報

仁祖辨誣

雍正四年英宗二年遣西平君橈等將仁祖大王被誣冀蒙從實記載快示照雪事具由陳奏兼謝册封

王世子禮部題請將該國王奏疏宣付明史館令纂
輯諸臣于朝鮮癸亥廢立之事刪除雜説確考明代
方冊著爲定論以慰該國王題請之悃竢明史告成
刋刻完日將朝鮮國列傳內立姓諱之事頒發該國
王可也奉旨依議遣密豊君坦等謝恩仍請本國列
傳特命刋頒之意陳奏

奏文諸文任撰進

使行舊例奏文文衡例爲製進而因李光佐所啓令
盖奏咨關係至重下語極難以一人意思措辭命意
未易曲折命曾經文衡大臣諸臣及兩館提學製進

又命宰臣趙文命宋寅明同為製進光佐又啓今此使行必有呈文之事而凡撰文之道一題屢搆文思易竭使之別擇能文者文蔭中一人啓下率去何如大提學尹淳曰宣廟朝宗系卞誣時以崔岦為質正官有率去之事矣上曰其言好矣依為之以別從事為名可也

瀋陽八包

英宗四年李光佐筵啓曰因燕行正使洛昌君樘所達有灣府八包防塞之事云向來關西物力凋殘而義州尤甚重以向來勅行或至於一歲中五六次故

更無餘地勑需亢爲難給自朝家瀋陽八包六窠定給義州而平監平兵松都各給二窠今番尹游辭朝時所達只是八包外商賈禁斷事也瀋陽八包元不在其中而使行時不識平監所達之意而率爾陳白一體防塞殊未得當此非使臣猝然獨爲之事也雖欲防塞何可不問於廟堂而爲之乎今番使行八包姑令依前定送而此後仍存與還罷便宜則更令平安監司尹游酌量狀報以處之何如沈壽賢曰瀋陽八包則自義州例送團鍊使使之領去仍爲收稅而北京八包則譯官例自領去矣今欲罷瀋陽八包則

亦當並與團鍊使收稅一款先為變通然後可議其罷上曰平伯下去後所報與其前言有異而使臣則不知曲折而陳稟矣依領相所達更令廟堂問本道後稟處可也

燕卜之弊

書狀官李日躋筵啓書狀之任檢飭一行而一入彼國言語不能相通故凡事只憑譯舌事多有拘掣者至於八包之規齎以數萬兩銀旣開通貨之路易致歸時卜馱之過濫同時出柵固是使臣之責而聞一板門二道井旣極艱險且其歸程每値雪氷澌泥實

難克期運致而此則使行若不越站則或可及之而但四五百人經年異域一出柵門歸心皆忙且王事有限不可遲留檢督故每致卜馱之落後無人看檢許多奸弊由是而生矣團練使革罷後其卜物之出来使平安都事看檢事曾有朝令若令廟堂分付灣上使義州府尹及都事整飭夫馬及其先来出到之後都事限柵門領率延卜而與之偕来府尹則嚴飭延卜使之三四日畢渡則或可為防奸之一道矣上曰依所達申飭可也

弘濟院

英廟時因判尹張鵬翼言以弘濟院座地有水害移
建於越邊依山處待明春擧行事定奪
賫來新修明史
先時皇明祖訓大明會典等書載我朝宗系及太祖
開國事全爽其實宣祖朝遣使辨正而猶未盡正於
瑣史顯宗壬子使臣赴京者見皇明十六朝紀載仁
祖登極事語多誣蠛肅宗朝丙辰又遣使及聞自康
熙季年修明史本記列傳雍正初又續修志表上曰
若過此會雖悔曷追丙午命西平君橈等奏請釐正
至是復遣洛昌君樘等具奏力請皇帝親御午門以

本國列傳頒賜曰感國王誠孝全史刋布之前有此
特頒模等回上告宗廟遣使謝恩

禁諺書見彼人

英宗十四年禮曹判書宋真明筵啓使行之在他境
也不敢通書者乃所以慎密之意也曾前則雖我國
人来往之時只以諺書都狀通其安否而已聞今番
三使臣各付書札於勅使時云其不畏慎甚矣且我
國諺書亦或有能之者云此亦非細憂此後則各别
嚴飭開市時以諺文為標迹相授受者摘發痛繩中
飭于灣府差使員何如宋寅命仍請書狀官及首譯

待復命拿問重勘此後一切嚴禁並從之

刷馬驅人之弊

英宗十四年正使金在魯筵啓義州刷馬驅人爲弊滋甚此輩皆是無賴之類自官家有例給之行資銀而盡給其妻子渠則只以空手入去在路衣食專事偷竊故沿路彼人如防盜賊或不無執捉來訴於使行其貽羞誠不細矣本銀資給弊猶如此況聞灣府或有以雜物計價充給者或有以舊債計除不給者在路作弊誠無足怪矣今若使灣府另擇駈人姓名年疤成冊來報俾無換易之弊而行資銀兩亦無得

如前苟充以給使行到府後捧上分給則似或有一分之益故已爲閑餙而若有朝令則事體尤重矣從之

赴燕寫字官

金在魯又啓曰使行時寫字官專掌表咨文書故最初以寫字官二員畫員一員差出矣中間爲慮驛馬之獘減去寫字官一員其後畫員又以無利負債之故自願不赴只寫字官一員入去故或有不時病故莫重文書無可句管之人東平尉鄭載崙赴燕時寫字官眼病甚重而適有他寫字官以軍官入去者僅

得代行東平尉還每言寫字官二員古例之當復而
渠輩又以畫員不赴之代加差之意上言故復以二
員差送冬至使行則依前送二員別使時則減其一
員矣今番使行文書重大到彼後亦多書役單員若
病豈不狼狽乎自今爲始別使行時亦依前定送二
員何如從之

瀋陽使

皇帝駕幸盛京遣右議政趙顯命奉表起居顯命筵
啓取考戊寅年謄錄則皇帝與太后同來而於我國
初無知委之事太后方物不爲備去通官輩以此詰

問而我使僅得彌縫幸免生事矣今番則使譯學往問已知皇太后同行此與戊寅年有異矣皇太后方物亦一體備去以備不虞而若皇太后不來則方物還爲持來無妨矣上曰事難預度備去好矣果太后同來則此意當揷入於咨文中而或不來則其咨文亦不可用矣咨文兩度製去可矣

三十員正官

英宗三十年司譯院達曰凡使行員額各有名目入燕之後大小公幹譯官專爲擔當周旋故堂上譯官則謂之一堂上二堂上堂下譯官則謂之一從事官

二從事官而醫畫寫日官雖秩高人必稱其職司之名者意有所在且入柵報單列書三使臣三大通官押物官二十四員充其正官三十之數則押物官卽譯官之謂也當以譯官充數而中古以來因循謬規毋論外司與軍官而從職次混同書填而譯官則太半見漏於正官之數此實有乖於任使之本意請自今爲始赴燕正官必以譯官充數譯官不足然後以及外司與軍官事定式遵行何如從之

使行從人定數

金尙魯所達燕行時員役以下自古有定數而近來

禁法全弛勿論傔僕任自加數或至於一使价之所帶者多爲八九名此等事雖似瑣小亦可使彼國覘我國之紀綱此後則元定名數之外雖一名毋得越送之意嚴飭分付於灣尹書狀官及關西道臣何如

從之

編輯事大交隣之書

英宗四十五年己丑洪鳳漢啓曰我朝文獻本自魯莽至於事大交隣疆場關係之事亦無類聚謄置者事甚可悶使備堂數人別爲句管或博考於前後謄錄參證於公私文字作爲便覽以爲隨處憑信之地

從之以備掌鄭存謙李最中元仁孫蔡濟恭句管編輯

朱璘輯明史銷毁

英宗四十七年遣金尚喆等將去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明紀輯略中掇拾明人陳建通紀論我國前後被誣事極謬悖并冀刊改等情具由陳奏禮部回咨内於乾隆二十二年浙江撫臣楊廷璋奏請板片書本通行銷毁陳建通紀京城内外書肆並無售者何所容其改削至該國王所稱書中誣衊二條雍正四年業經奏請照雪蒙世宗憲皇帝宣付史館詳加

釐正今恭閱欽定明史朝鮮列傳已極詳明從前野史無稽之譚已悉剖白刪除復於乾隆三年允該國所請明史內朝鮮列傳刷印頒給若陳建通紀朱璘輯略自行查焚銷永杜疑竇等因欽奉諭旨行文直省各督撫將前項曾經禁止書籍或有銷毁未盡之處再行申禁無許私藏通行曉諭云

盧閑儐接

世宗十四年詔使内官昌盛来徵索無厭少有不副輒加侮辱館伴盧閑和顔正色言出有章動合情理盛不得妄肆狂威閑以母病力辭上曰儐接王人非

卿不可畫仕賓館夜歸侍病

遠接使名動中原

李承召爲遠接使善於辭命未嘗失言色於人使者皆敬慕雖以宦寺之驕縱不法亦折節爲恭不敢加之以非禮若陳翰林諸公則悅公文雅之義相與唱酬歡若故舊由是身居海外而名動中原

天使接待錄

每於詔使之來如有問荅疑難之事必請致政院日記及洪暹爲禮曹判書請謄出儐儀以下詔使日記以爲蒼卒不虞之備題曰天使接待錄凡二十四卷

自後詔使之來儐相無當事顚錯之失

禮無私覿不就天使

詔使黃洪憲王敬民遊漢江謂我人曰聞朝鮮有李德馨願一見之德馨以禮無私覿辭不就王副使書贈一絕有小序曰聞君風度氣像遠超凡類余不獲相接書此以贈爲神交焉

趙希逸折毛文龍

宣祖三十九年趙希逸爲毛文龍接伴使往椵島毛將以隱語微示誣陷本朝之意希逸折之曰蓋蘇文弑君之賊何必云云壬辰之變倭酋有假道以見之

討我昭敬大王據義斥絶以此宗社幾亡而禮義益
著光海昏亂不能承奉宗廟寡君承母后命入承大
統彝倫復正公何以出此言也毛將色沮不能難

杖殺小譯

光海十七年鄭命壽嘗以使来閔聖徽為儐有小譯
倚命壽掠過不下馬聖徽於路上駐馬杖殺之命壽
雖恚甚而甚憚之

宣慰使改稱迎慰使

宣祖三十五年詔使顧天峻崔廷健来接待之禮始
依平時李廷龜為遠接使辟朴東說李安訥洪瑞鳳

為從事官車天輅金玄成及儒生權韠為製述官韓濩為寫字官皆極一時之選世傳幕府文會之盛古所未有辭朝上手脫所御貂帽以賜廷龜跪奉以退御汗猶濕矣在義州遭劾辭病以平壤迎慰使李好閔代為遠接使廷龜為迎慰使時李晬光差都司宣慰使上以宣慰二字非尊敬王人之意命改稱迎慰使後遂為例

戰艦司

世祖十二年始置兵漕船時申叔舟為典艦司提調博觀唐倭琉球等國船體折衷為船分作大中小以

便於用而於文船施上粧用於戰攻去上粧用於漕運一船而有兩用謂之兵漕船又慮諸島船體不一定去水高下船腹濶狹分送諸浦所造船艦不比而同諸道漕船到楊花渡叔舟請分左右隊爲水戰之形以觀行船便否上乃親臨觀之大悅脫所御表衣賜之

龜船

宣祖二十五年以李舜臣爲全羅左水使率舟師擊倭賊大破之先是倭釁已啓舜臣鍛戈鎔鎖以待不虞創智作大船狀如伏龜名曰龜船其制船上覆以

大板板上置十字細路以容人行悉以錐刀布之四無着足處前龍頭後龜尾皆有銃穴前後左右各六以放大丸藏兵笓其底遇賊則編茅覆上以掩錐刀而爲先鋒賊欲登船則陷於錐刀欲來掩則一時銃發所向莫不披靡大小戰以此收績者甚夥李晬光曰我國戰船制甚宏壯人言倭船數十不能當我國一戰船李舜臣創造龜船制勝盖頼於舟楫之利也然元均代舜臣則以百餘戰船敗衂無餘舜臣代元均則以十三戰船摧破六百艘蔽海之賊亦在乎將得其人而已

始置統制營

宣祖二十六年始置統制營管三道舟師以李舜臣主其事是時舜臣以閑山島地勢周回便於藏船倭寇若犯湖南則必由是路上請移營朝議以三南水軍不相統攝特置統制使以主之舜臣以陸地困於軍興若保一隅海浦則糧械自足遂煮鹽積穀募民完聚屹然爲巨鎭尹根壽疏曰我國之猶可恃以擬賊來者只有舟師而慶尚右水營舊鎭在助羅浦之西而今則右水使以統制使而留鎭於此自兵亂之後凡賊倭之來犯我境者每向釜山等地未嘗越大

海而向全羅之境賊若再動其勢必取前路自對馬直向釜山而統制使自其鎭聞賊來之報歷助羅浦水路迂遠方出前洋其勢不相及也然則乃追擊其後之師非遮截來路者也豈非失計之甚者乎更命廟堂與備邊司講究水路便近可及遮截之處以爲統制駐札之所實今日之急務也

置統禦營

仁祖五年置統禦營領京畿黃海忠清三路舟師用李廷龜建請也初設於花梁鎭已已移營於喬桐十六年忠清監司金堉請戰防船水陸軍變通狀曰各

官雖有戰船而皆無格軍臨急則以浦作結負之軍充數以送禦賊之策極為疎虞臣意則以為水邊十一邑束伍全屬舟師山郡水軍並隸兵營則有變無未及之患臨戰有得力之地此為兩便而或者以為水軍乃世傳之役今使束伍為水軍則彼必厭避而逃矣束伍之為水軍者勿爲世傳而山郡之以水軍隸兵營者亦得與束伍為比則是民無傳世之苦而軍有兩用之便何不可之有哉

閑山島

仁祖二年朝廷以南邉為憂欲以水軍移陸戰之議

慶尚監司林墰以爲李德馨李恒福韓浚謙等因李舜臣閑山事已有成法今不可撓易因書報廟堂曰南邉無目前之急欲令舟師將移陸不念緩急之宜自古分防法意有在水將陸將各有死所而捴督則有元帥體察陸將不可責水戰水將不可責陸戰所領又各異能統制使領三道舟師海路遠近皆其所管且進且退不使賊由水路逼京者乃其職耳今令水戰不利退保陸城則乘船之賊一帆直上海邉孤城守之何益議遂寢

四道巡撫使

肅宗元年全羅道巡撫使權大載忠清道巡撫使崔寬濟州巡撫使李選出去時廟堂議定節目戰船之體制大小高下厚薄人各異見論說多端必於風亂之日泼入海中棹船回旋以試便否戰兵伺候船等格軍及入防射夫砲手等額一一點考知其實數舟師點閱後射砲手及鎭下軍官試射放以本道防軍留布善等施賞又各鎭浦戰船則格軍砲射手皆以土兵給代充補待變而各官則只以空船掛置浦邊脫有事變決無及時裝發之勢常以舟師整齊待變之策詢訪便宜以聞能櫓軍闕額以各營物膳等軍

揀其丁壯一一充給船材長養之處以湖南之莞島邊山及湖西之安眠串爲國家材木之府庫大小需用專靠於此近年以來法禁解弛未免爲奸民之侵佔煮塩起墾恣意焚斫無所顧忌此三處無論公私設庄募入禁限之類一一書啓以爲處置之地

復行號牌法

世宗八年復行號牌法規避者邊遠充軍從卞季良言也

申聞鼓

世宗十年有擊光化門鍾訴寃者問其故答曰掌申

聞鼓者禁之故撃上曰設申聞鼓欲達下情故也若所伸不實則罪在其人豈閼司鼓之吏如此負屈不伸者必多命罷掌鼓者職

定拷訊

世宗朝敎曰囹圄之縶捶楚之嚴人所共苦其中尤有可矜自今十五歲以下七十以上除殺人強盜外不許禁身八十以上十歲以下雖犯死罪亦勿禁身拷訊擧衆證定罪

罷度僧法

睿宗元年敎曰聞僧徒頗擾民間有犯法者痛治勿

恕無度牒者並令充軍如有冤枉者毋徒循法隨意區處成宗二十四年罷度僧法

監司三品以下不得直斷

成宗六年教曰守令民之儀刑也近聞監司節度使據三品以下直斷之法或以微眚至加笞杖此非待士大夫者自今定制守令雖有罪監司隨事以聞毋得擅杖節度使即非事係軍務毋得擅斷

破瀦議

宣祖二十五年命議弑夫罪人破瀦刑判李恒福議曰破家瀦澤法不見於刑書始行於邾婁定公之時

亦非定公所自創爲蓋三代之際相因而行之者也破豬之典不擧妻弑夫之家其時領府事臣尹承勳詳記而明言之臣亦能記之亂後柳永慶倡爲弑夫者亦當破豬臣意不然我國據而行之者只以定公之論而不見於他經則何可別出意見枝上生枝行所未行之法從之

審獄政

李埈曰癸丑逆獄有慈山人李春福者爲人所告引金吾郞到慈山跟捕則境內無李春福而有李元福金吾具聞于朝鞫廳欲拿問羣議已定堅不可破時

李恒福以委官在座愍其無辜横罹乃曰吾名亦與彼相近須上章自辨然後可免矣左右相笑事遂寢時逆獄大起攸司之律甚嚴一日見人情迹不明而有誣伏者歎曰吾嘗見擣松皮而成餅矣今見擣人而成逆賊矣其氣像疎廓雜以詼諧而獄賴而平反者甚多嘗以都體察使在南中廟堂行關使之譏捕逆賊恒福報曰逆賊非如鳥獸魚鱉之處處生產則爲體察使者何以譏捕語涉譏諷而其審詳誣獄之意藹然可見云

丁巳被謫人

光海九年以廢母收議時立異者並絶島荐棘金德誠配南海鄭弘翼配珍島已到配兩司又啓南海珍島密邇島夷疑交通請移配絶塞德誠配穩城弘翼配鍾城翌年浚河之役兩司又啓還兩南德誠有詩曰南遷北謫又南遷兩嵗三呼漢水船津吏不知仍舊罪謂吾隨處作新愆時謫居者皆以家屬同住德誠以為遠竄之人家累同居乃全家徙邉之例固無嫌而至於圍籬事體與王獄同不可與家屬混處其妻携家以從而使各居村舍凡五年而放

僞獄

時僞獄甚多有一無知村氓被逮而至掌鞫者問汝何為而作不軌事乎其人曰不軌者何謂也獄官曰謂謀逆也曰謀逆者何謂也曰圖為王耳其人愕然起立曰窮巷殘民賣柴糊口常恐不給何敢有圖王得國之心乎因仰天而誓曰我有斯心則狗子猫子云聞者悲之柳夢寅小說記其時事曰見飯匙之稍鉅於人則必上變世謂之實錄云

八字觀省

李德洞判金吾前後凡十年書必有天殃平心決獄八字于壁上出入觀省

罪人出嫁女勿連坐

命罪人出嫁女勿許連坐令中外鏤板掛壁從承旨南九萬之言也

除減律令

英宗朝除全家徙邊律改以杖徒教曰予之創律亦多矣如己酉儲置米等律豈非太過乎今則全家之律無用處雖在先朝受教而此是自下啓達者其中過重處改以杖流唯當於情法可也二十八年又教曰子曰使臣以禮古人云士可殺不可辱今因而乃覺此後関係鞫獄外定配物故勳臣及文武廕下大

夫以上曾經侍從之臣勿為檢驗事載於受敎三十五年諭金吾秋曹兩司曰噫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況人君以法御下若隨意低昂人何能措手足昔之文帝太宗漢唐中主而除肉刑除笞背法予之除壓烙意盖此也我國用法一則大明律一則大典其後或有一時受敎者法司因以為用律官因此低昂公私濶狹一任在下有勢者雖重能免無勢者雖輕被律所謂續大典由此而成也噫於杖於配其雖濶狹不甚関也於一律何大抵一律正法即有司之事軍門梟示即行陣之事而噫彼戊申逆牒所無用兵於外

扈衛於內故不獲已用此其後仍以爲用者多且不待結案正法之事卽庚子以前所無之事一番行之仍以爲例噫戊申乙亥凶逆之輩雖用此法固不足惜日後爲君者因使氣而爲此爲臣者因黨私而爲此吁噫流弊卽我導之思之及此不覺懍惕且非徒不承款而物故至於未及結案而物故者古無追律之事目今世道或有小人挾私吹覔其用此法不過一論啓之間可不懍然自今事係王府秋曹者不待結案正法軍門梟示傳旨正法追施其律等事一並除之噫昔之人猶戒開荊棘白首暮年豈不爲一國

而立萬世之法乎按律用法其猶足也況法素無者乎國之興亡惟係乎此遵則興不遵則亡將此下教大書刊置永垂于後又教曰頃者綸音有遺漏者此後鞫問人勿為兼問於捕廳事永為定式雖應坐之類名係璿派者勿為奴婢事一體受教該府同刊綸音下段

贓法

英宗朝李宗城筵啓祖宗朝贓法甚重既罪其身又錮其子孫而今者創定限年禁錮之法論以贓吏勘以限年名義極不當近來繡衣書啓中人多以贓為

罪其輕者固不必一切以贓論而若以贓爲名限年禁錮非嚴覈之道矣上曰承宣所達似不然矣贓有輕重則律亦豈無輕重乎宗城曰今贓吏或爲繡衣所啓或爲臺官所奏國家常不能採其實而斷其罪有勢力者雖限年之法亦不得施之矣不如是則不過聽其自明之言定以年限爲法不亦太輕乎故限年之法只可施之於還上虛錄之類不可施之於贓吏也且祖宗成憲非有大段窒碍者不宜輕改也上曰旣命叙用之後又何可限年禁錮乎今因承宣之言有所悟焉其不可與還上虛錄比並則然矣後日

次對令金吾廟堂更爲禀處

捕盜之獘

宣祖二十七年李德馨啓曰兵荒之後盜賊興起此其常事況當喪敗之餘徭役之重未有甚於此時彼赤子之無告者困於侵虐迫於溝壑嘯聚搶竊宜其本心哉近見各處使此輩無所依歸而偷生於山藪誠可痛恨且列邑各有措捕將侵擾不干行路之民民間謂曰吾馬見奪於某措捕將吾物見失於其措捕將相與呼號怨罵況新出身武官輩不思撫摩蘇復之策惟事侵役立視其死者又何恨哉今使此人

苟欲平此賊則恐無安定綏集之期漢時益州民所謂尹来殺我者誠近之矣宜遣有心機誠懇之人蠲除民瘼勸相農作諭告遠近俾知生路多出謀計招除購捕而發軍之舉凡所以貽害良民者一切革罷